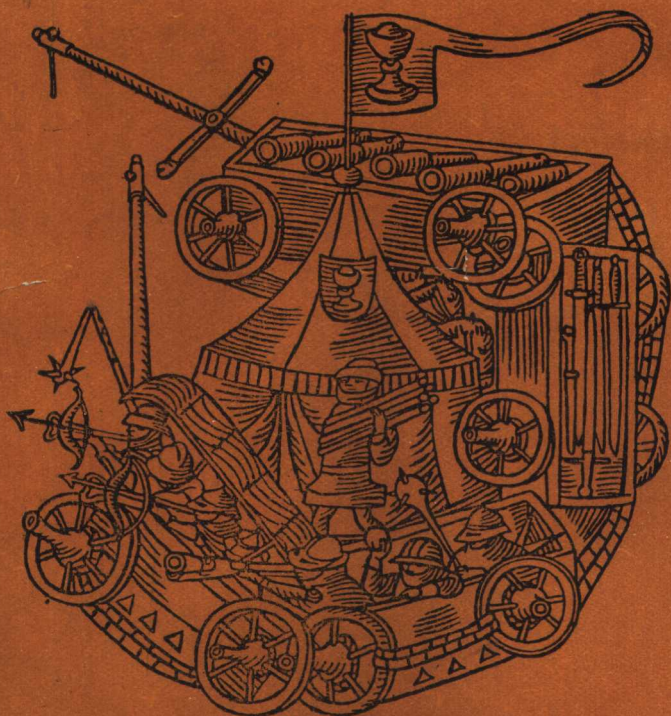


捷克胡司派 运动史

[捷克]约瑟夫·马策克 著

卢剑波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捷克胡司派运动史

约瑟夫·马策克著

卢剑波 译

62J9126

12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9年·成都

THE HUSSITE MOVEMENT IN BOHEMIA

by

Josef Macek Ph. D

ORBIS—PRAGUE 1958

捷克胡司派运动史

[捷克] 约瑟夫·马策克著

卢 剑 波 译

责任编辑：陈建明

封面设计：李 玫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双流县校办企业总公司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3.125 65000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614—0198—1/K·21 定价：1.25元

目 录

一、捷克封建社会的危机·····	(1)
二、捷克革命运动的根源·····	(4)
三、约翰·胡司·····	(11)
四、革命的塔波尔的产生·····	(17)
五、胡司派的布拉格·····	(25)
六、贫民在塔波尔的失败·····	(32)
七、扬·热里夫斯基领导的贫民的失败·····	(36)
八、特洛茨诺夫的约翰·杰士卡·····	(39)
九、胡司派在大普罗科普领导下的胜利·····	(43)
十、胡司派宣言·····	(50)
十一、胡司派与巴塞尔宗教会议·····	(54)
十二、里旁战役·····	(60)
十三、胡司派革命运动的意义·····	(63)

附 录

1. 胡司的《短论买卖圣职》节选·····	(74)
2. 约翰·胡司致沃里的马丁的信·····	(77)
3. 扬·热里夫斯基1419年4月19日的布道·····	(79)
4. 扬·热里夫斯基1419年6月18日的布道 节选·····	(81)

5. 扬·热里夫斯基1419年7月30日的布道
 节选…………… (83)
6. 杰士卡号召多马日利策的人民参战…………… (85)
7. 大普罗科普关于胡司派斗争的原则对巴塞尔
 宗教会议使者的讲话…………… (86)
8. 1434年5月大普罗科普致孤儿军军队长普
 洛库皮克的最后一封信…………… (87)
9. 摘自杰士卡的《战争条例》中的布拉格四条款… (88)
10. 1420年塔波尔《千禧年条款》节选…………… (89)
11. 塔波尔派战歌…………… (92)

后 记

一、捷克封建社会的危机

在十四世纪，几乎整个欧洲封建社会都为有增无已的革命爆发所震撼。在封建社会内部，新的力量——主要是市民阶级越来越得势，并且他们的力量为手工业生产、商业与货币经济的发展所支持。

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而论，其基础在于把劳动人民束缚在封建领地上。封建主靠管事和家臣来强迫农奴为他们劳动。后者尽管是大多数，并不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劳动，而是在世俗或教会领主租给他们的土地上劳动，把劳动的一部分成果支付给领主。封建领主就这样建立起他们的政治与经济权力，这些权力表现在堡垒的坚固上，表现在金钱和农奴的劳役地租上。

可是，从十二至十三世纪以来，城市在封建社会结构内迅速增长起来。市民比农奴阶级享有较大的社会自由，他们取得了一些特权。由于城市手工业的发展，贸易关系也扩大了，城市的金库与商人的钱袋也胀大了。于是，市民中的富裕阶层，逐渐摆脱了对封建领主的依附关系，用金钱购买到了日趋有力的地位，而且不断地扩大其影响。勤劳的手工业者与从事冒险进取的商人所取得的金钱，像铁锈一般腐蚀着领主耀眼的徽章。以前，社会等级取决于管辖几十个乡村堡垒的旧贵族的世袭权力与武装家臣队伍的影响。但现在，有钱才有势，正因为他们时常手里有充裕的钱，便凌驾在贵族之上。金钱标志着新社会力量登上了舞台；它打破了从前在领主与

依附者之间的经济关系，而预告彼此关系中一种危机的到来。

这样，市民阶级便掀起了反对贵族与宗教统治者的斗争。与此同时，农奴与封建领主之间的剧烈斗争也一并爆发。领主们竭力从市民阶层身上得到补偿以取得更多的金钱。由于生产技术的低下，他们只能靠提高货币地租来取得他们所贪求的数额，他们巧立各种名目的租赋与地方税，增加徭役。农奴们面对这些企图，自然不甘居于被动地位，旧恨被激起来，导致了农民们对其封建主人公开的群众性起义。

要了解胡司派革命运动的过程和意义，我们得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考察。胡司派革命运动也是封建主义总危机的一部分。它与先期掀起的农民与市民间的反封建斗争有联系，而同时是那些斗争的顶点。

这些冲突首先开始于意大利城市。那里早就有高度发展的城市经济，而且建立起了和地中海区域交通贸易的密网。在十二世纪末期，《正义法规》实际上已经打破了对农奴的束缚而允许他们迁徙，从而以新的劳动力供给不断扩大的织造工业。在佛罗伦萨广阔的中世纪城市里，这种政策带来了工资劳动者的递增，因而在许多街道上爆发工匠与工资劳动者之间争取生计的斗争是不足为奇的。革命运动在十四世纪中叶的梳毛工起义中达到了顶点。持续了好些天的佛罗伦萨穷人的斗争，沉没在工事傍的血泊里，而一种建立在平等与博爱基础上的新社会美梦，便为行会主义和商人贵族的一种新桎梏所代替。

在欧洲第二个工业发达的国家，纺织业最发达的佛兰德尔的斗争，一样地未取得成功。从十四世纪初起，佛兰德尔城市中的手工匠首先对世俗与教会的封建领主作斗争，继

之则是城市人中穷人和富人的斗争。在斗争中奋战的农民和城市大军从未结成过联盟。因此，封建领主们放下了他们之间相互的争端，携起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结果总是占上风。

十四世纪中，法国的农民和市民也一样顽强地起来斗争，以求从领主们的桎梏下获得解放。1358年，著名的扎克雷——一次农民起义爆发了。可是，几个星期以后，分散的法国农民队伍便被联合的法英封建主所击溃。在法国，一如在佛兰德尔，城市市民没有与农民结盟。市民阶级的犹豫不决，使领主们能够集中足够的力量来完全摧毁革命的企图。

十四世纪后半叶，美国革命斗争的中心在乡村。1381年，英国农民爆发了浩大的起义。由教士约翰·保尔和手工匠瓦特·泰勒所领导的武装革命群众向伦敦进发，并和伦敦的城市贫民联合。最后，英国的封建主用虚假的诺言骗得起义者解散，然后以武力粉碎了他们。

德意志的城市和乡村也有革命斗争。行会和雇工的起义预示了封建社会的危机。瑞士城市与乡村农民联合进行的反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同时也是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争取独立的斗争。

1419年到1437年的胡司派革命运动，便是当时对封建主义声势最浩大的最有意义的进攻。它和以前一切革命斗争的不同之处，不只在在于持续时间长，也在于起义纲领的丰富和周详，从而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

我们该如何解释胡司派革命运动超过在此之前的、封建时期的革命斗争这一事实呢？解释在于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捷克王国的特殊发展，在于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演化中矛盾冲突的复杂性和深度。

二、捷克革命运动的根源

捷克王国是十五世纪初欧洲最富强的国家之一。捷克国王统治的土地，除捷克本土——即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之外，还有上下鲁沙提亚（Lusatia），上下西里西亚（Silisia），还加上波希米亚以西的若干土地。封建统治阶级拥有华美的宫堡、修道院和邸宅。繁荣富庶的城市由于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而愈富；国家处在欧洲商业交叉道上的有利位置，保证了商业的繁荣。

可是，这个国家尽管有极高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水平，但从十四世纪中叶起便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捷克社会中依附者和封建领主间的利害冲突越来越尖锐，市民反对贵族，而市民中的行会又起来造反，例如在布拉格、伊赫拉伐、布尔诺。最大憎恨集中在反对教会。

世俗的封建贵族对教士阶层的不满，主要原因在于教会是权力最高和最富有的封建势力。教会拥有所有耕地的三分之一以上。世俗封建领主的财产被诸子女分割，而独身制度则保证了教会拥有的地产有增无已。坚固的宫堡和修道院，其华丽不亚于世俗领主的宫堡，事实上还超过它们，它们高耸于教会地产之上。约翰·胡司派论及教会财富时表达了当时一般的意见。他写道：“在教会地产上的牛舍比领主们的畜舍或者教堂还更堂皇。雨打不湿主教，污泥进不了修道院，由于他们的财富而无饥无渴。教会是捐赠物的接受者。

穷人拮据匮乏之时，教会却在购买。”

贵族们贪求教会财富的胃口增长是很自然的。市民之反对教会则因为所在城市的建筑及地皮都属于高级教士，市民要建筑他们的房舍则要缴纳高额租价，还要征收所谓“永久租金”。高级教士免缴城市租税，另外还放高利贷，使许多市民陷于债务。农奴憎恨僧侣阶级，因为他们被迫向高级教士们缴纳货币地租，担负徭役和什一税。再则，教会视一切宗教仪式所施为他们售给信徒们的货物。一般人民从生到死都必须向僧侣们付款：施洗、结婚、为圣蛋和圣盐的祝福，或者为圣徒们的祈祷，都要出钱。约翰·胡司估算了信徒们必须对贪婪的教士付出的各种款项后说：“每个人要为忏悔、为弥撒、为圣礼、为赎罪券、为妇女产后进教堂、为祝福、为埋葬、为葬仪和祈祷一一而付钱。一个老妇人因害怕盗贼而藏在袍子里的最后一个小钱也不能幸免。穷凶极恶的教士会把它攫去。……”在老百姓当中，认为只要权力无限的教会存在，而它的苛敛制度还在统治的时候，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这样的信念，日益博得人心。

我们必须记起，捷克土地在十四世纪末已经被卷入罗马与阿维农教庭财政政策网里。未得教庭允许，不用黄金支付必须送到罗马和阿维农去的税款，在捷克境内就不能得到有利的僧禄。自然，从捷克流入教庭金库的黄金，是由主教们通过增加税收和封建地租而取得的。捷克的农奴与城市劳动者不仅供给高级教士们的奢侈享受，还要供给教庭挥霍无度的费用。信徒们憎恨教庭种种行径。以讽刺诗来表达他们的心意，今根据记录如下：

如果你要有教皇，

记好向来的真话：
穷人跨不进门槛，
只有施主才被迎迓。
因此，我们要好好懂得，
教皇的贪欲如海，
凡是别人有的东西，
都要吞尽它才痛快。

这样的讽刺诗句打动了人民的心，激起人民起来反抗教士和教皇。教皇的财宝与奢靡又与它的道德堕落在日俱增。这个事实也激起人民对教会和教士们的忿怒和反对。许多人都只为发财享乐而做个教区牧师、修道院长或主教。牧师当中占有若干领地，购置旅舍和妓院，开设酒馆和饭店者极其平常。十四世纪末，布拉格的教士曾到此作过视察。据透露，许多教区牧师公开地和娼妓姘居，经常酗酒、赌博。老百姓憎恨这些“圣徒的后代”，渴望消灭不道德的教会，就毫不为奇了。农奴们也同样越来越敌视贵族，后者从任何方面都不甘落后于那些教士，他们残酷地向农民榨取金钱，征收食物税和代役税。据当时在贵族中流行的话，便可看出农奴受封建领主剥削情况之严重：“农民如柳树，砍得越多，它长得越密。”教士们和贵族们就照此行事。这样，乡村农奴与城市老百姓都联合起来反对教士与贵族。

因统治阶级的不和促进群众性反抗的增长。主教们和贵族们都相互寻衅，进行长期的流血械斗。在查理四世的嗣子、德意志和捷克国王文塞斯拉夫四世在位期间(1378—1419)，世俗领主们为竞争官职而争吵。国王本人多次为封建领主所逮囚。后来被投入南波希米亚有权势的罗西姆伯克贵族

领地上的切斯基克伦罗夫土牢，甚至做了维也纳的囚徒。仅由于卢森堡其他成员之助，文塞斯拉夫才得以逃出囹圄。可是，他依靠小贵族和骑士们无效，仍然做了相互顽抗的各派大贵族手中的傀儡。大贵族在经济上压迫小贵族，购买他们的产业，而且像修道院那样尽量侵吞周围的领地。由于中小贵族经济势力的衰落，捷克国家便被大贵族左右，他们任意胡行，根本不把国王放在眼里。这些在1394—1404年间绵延的斗争显然转化为内战，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是它们也消耗和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激起了普遍的不稳，使捷克城乡更容易掀起革命浪潮。

简要地考察捷克王朝在十五世纪初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我们便能够看到有许多冲突，以及怎样的爆炸性事件同时在若干地方聚合起来。农民的观点与城市贫民（日工、临时工、与贫穷的手艺人）的观点确实越来越接近。这些便是捷克社会里反抗教会与世俗封建领主的最激进的力量。另一方面，旧社会制度的堡垒则包括高级教士、高级贵族与城市里的小部分德意志城市贵族。中小贵族与市民、工匠、商人则处于两个极端之间。他们怀恨高级教士、高级贵族和城市贵族（即从事商业，拥有用农奴耕种的土地的市民家族），但不想用武力去铲除他们，宁愿从他们那里获取更多的利益与权力。但市民反对派（即小贵族与市民间的联盟的名称），事实上代表增长中的革命运动的经济与政治的支持者。因为城市手工业能以武器、货物和堡垒工程装备供给革命武装，而小贵族的成员则是受过训练的、勇敢善战的斗士。

在捷克的社会经济发展酝酿成公开起义之前，必须联合起义的各种成分，把乡间的农奴和城市贫民组织起来。这

里，意识形态占了一个重要地位。这个革命任务要由低级教士即牧师来承担，他们饱尝富裕、荒淫的教权等级的苦头，对老百姓所受的苦痛有切身之感。这些低级教士从圣经中怀恋着古昔，那时教士还贫穷、道德未堕落，圣徒们像简朴的手工匠人和渔夫一样浪游四方，组成基督教公社，人民像兄弟姊妹一般在公社里生活。这些贫穷的传道者给人民大众的一套观念，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丰富的反封建的意识形态。

他们的观念和要求，虽以宗教形式伪装起来，实在代表着革命的心脏。我们必须认识，教会不只是精神的，而且还是最富裕和最有力的封建组织。教会不仅掌握着中世纪社会的教育、哲学和法律体系，而且在捷克王国内占有最大的地产，连带着几千个作为封地的乡村，还分享政治权力（高级教士担任国务会议的官职和议会的成员）。

教会很自然成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支柱和保卫者。谁站出来反对教会的教义和教条，谁就会受世俗封建贵族的迫害。异教徒被当作叛逆者和社会动荡的煽动者而为世俗领主所焚死与绞灭。其他方面，教会积极地捍卫封建特权，以“上帝恩佑吾主”的灵光来打扮统治者。谁反叛封建权威，谁就是反叛上帝的秩序。圣经是法律裁判的根据，一切中世纪学者们的智慧都建立其上。倘有人理解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谁就不仅在宗教意义上是异教徒，而且也是对封建制基础以及封建主义本身的叛逆。只要教会对人民的生活还操有无限的权威，摧毁封建制便不可能实现。

由此可见，每一种反封建的运动都必须采取宗教形式，且在宗教口号下进行斗争。讲坛在传播和坚定人民革命思想与革命主张中起了首要的作用。在那时，一个学者和思想家

只有利用讲坛来对人民讲话，说明现存不公正之事的种种原因，而且只有靠这个办法才能够教导和率领人民大众。数以千计的来自于社会最底层的人聚集在讲坛之下；讲坛实际上是广大群众唯一的会集所。传教士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在听众心中燃起信仰和安慰的火焰，甚至下定决心为了上帝的事业而牺牲生命。我们不要以为在讲坛上只讨论神学和宗教的问题，例如，1403年，传教士德累斯顿的尼古劳斯*便激昂地在讲坛上抨击布拉格神父和城市富豪的败行劣迹。他指着到场的富人叫道：“这些流氓不受上帝的惩罚，也要被他们自己的仆人杀死。他们的首领会浸到血里。”当城市的神父听了这般指责和诅咒，站起来离开教堂时，尼古拉向着他们大喊：“看啊，我的弟兄们，魔鬼亲自把他们撵出寺院了”。自然，这样的说教，激起了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民起来战斗。

从十四纪中叶起，传教士们便这样地在布拉格和别的城市赢得大量的信徒和热心的听众。另一个在布拉格热情宣讲的人是康拉德·华德豪塞尔，他反对当时社会的罪恶，显然没有脱离正教观点来解释圣经，但却给他尔后指明道路，因为他毫不迟疑地猛烈攻击教会和统治阶级的无道。克罗麦里茨的约翰·米利奇开始用捷克语来讲道，因而他在老百姓中博得名望。他更猛烈地当众攻击富人剥削平民，而且公然称呼皇帝查理四世为“反基督者”。因米利奇的攻击性言论被传到阿维农教庭，故死在那里。

曾任过巴黎大学教授的简诺夫地方的马修著有一部充满

*原书常以地名修饰人名。除此处德累斯顿的尼古劳斯外，下文还有温彻斯特的亨利、杜巴的贾斯·罗哈克、特洛茨诺夫的杰士卡等等。——译者

宗教改革观念的理论巨著，他把人民大众的贫困，归因于贵族对他们的榨取，而赞许卑逊的使徒们。但他的著作不如南波希米亚有学问的骑士托马斯·斯替尼用捷克语写的作品流行。

然而，马修却是继他之后的人民传教士们的思想泉源。但是这些教师和思想家没有把这种批评与思想转变成人民的战斗呼声。反封建的意识形态发展起来、充实起来，直到变为人民大众的革命武器，它的基础是由约翰·胡司奠定的。

三、约翰·胡司

约翰·胡司（约生于1370年）是捷克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因为他不惜将其知识、能力、乃至生命奉献给人民大众的正义事业。在布拉格大学时他是一个穷苦学生，那时，他便深知一般人民的艰苦生活，他在他们的忧患痛苦中和他们一起，决不疏远他们。他在学生时期便眼见教士们如何欺骗和压迫信众。他曾写道：“当我是学生的时候，他们常常在教堂里唱节日的圣诗，这时，教士们便从会众中敛钱，就这样利用我们。”

当胡司还是学生的时候，他便接触到英国宗教改革家约翰·维克里夫的著作，并全然信服了。在他看来，这位英国思想家正表达了他的感觉。维克里夫的原则：有罪的权威便不再是权威——这激发了胡司的热忱。维克里夫对英国教会的批评，很多和胡司对捷克教会和社会的批评的观点吻合。这便是胡司如此倾心于维克里夫著作而把它作为自己的批判著作的理论基础的理由。可是，他却不是不经过思考，而机械地生搬硬套维克里夫的思想。事实上，胡司对维克里夫的思想，都寻根究底，发展了这些原则，而积极地将它们应用于自己的实践，使其为一般信众所熟悉。这是上述两个改革家的根本区别。胡司不只是一个思想家或理论家，他还不断地将自己的思想和劝勉通俗化，在人民大众当中传布得极深广。

胡司做了布拉格的查理大学的教务长和校长，但后来

年3月14日起，他也经常在新建的伯利恒教堂讲道。这个教堂的创建使捷克的传道士能够对布拉格人民讲道，里面几乎可以容纳四千会众。这个朴实的传道士固有的能力使最复杂的问题和普通听众联系起来，而且，他对小手工匠和日工的贫困与需要的了解，把伯利恒教堂转变成布拉格广大人民庇荫和集合之所。胡司在讲道时尖锐地抨击富裕的教士和敛财的教会。他把基督的原始教会和当时的奢侈、挥霍和买卖教职的教会对勘。他指出主教的豪华，像世俗贵族宫堡的豪奢，来自劳动人民的血汗。这样的告发，便激起了被剥削的人民揭竿而起以反抗他们的封建主义。

胡司还鼓起一般听众的自信心和勇气。例如，在一次讲道中，他把一个贫苦的农民或者一个贫穷的老媪和一个富裕而有罪的贵族或教士相比，而以如下的断定作结，即：每一个生活得合于道德的农民与老媪，在基督面前，都高于任何贵族甚至王公。

因之，捷克教士们不久就采取措施来钳制胡司的言论，是不足惊奇的。他们知道得很清楚，胡司对教会要完全屏绝财富的主张会危及他们的地位和物质利益。开始，布拉格大主教把维克里夫的著作列为禁书，谁要捍卫维克里夫，便把谁当作异端迫害。当时胡司正得到布拉格人民的拥护。他把收藏的维克里夫的著作交出来让人们烧了，但继续宣扬他所信服的维克里夫思想，而且忠实地捍卫它。他甚至在布拉格大主教禁止在布拉格教堂里讲道之时，继续在伯利恒教堂宣讲。

胡司和以布拉格大主教为首的教士们的冲突，在1412年达到顶点。这一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专使到布拉格贩卖赦